香祖筆記/卷0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八 ◄

香祖筆記
卷九

► 卷十

蜀人射白鶻、錦雞以食，余嘗賦詩記其事。范石湖《桂海虞衡志》載嶺南近海郡或以鸚鵡作鮓，孔雀、翡翠為臘，余邑子又有嗜食金魚者，天地間何所不有。

琦瑁背有甲十三片，海人養以鹽水，飼以纖鱗，遇甲子、庚申日輒不食，謂之毒瑁齋。見《虞衡志》。

《真臘風土記》：牛馬死不敢食，亦不剝其皮革，云以其與人出力故。此俗勝中國人多矣。

朱相國平涵《湧幢小品》載其嘗館一貴人家，其人奉齋，一日怒，廚人凡易十餘品，俱不稱意，朱笑謂之曰：「何不開齋？」近吳湖州園次〈綺〉遊廣州，有僧大汕者，日伺候督撫將軍諸監司之門，一日向吳自述酬應雜遝，不堪其苦。吳笑應之曰：「汝既苦之，何不出了家！」座上皆大噱。二事頗相類，而吳語尤可味。楊誠齋詩云：「袈裟未著言多事，著了袈裟事更多。」其此僧之謂乎？

《天台山志・僑寓》條，首載沈約字休文，陳征鹵將軍，永平中棄官乞為道士，來憩桐柏，見剡縣金庭觀石刻。妄語可笑，梁、陳間安得兩沈約，皆字休文。休文為梁武帝佐命，與陳遠不相及，何以有此謬妄？蓋道釋好為傅會，往往不稽時代，不諳事理，如《真靈位業圖》之類，不可勝數也。《鶴林玉露》以范雲與陳武帝九錫之命，亦可笑。

余於宋南渡後詩，自陸放翁之外，最喜芒夔堯章。堯章又號白石道人，學詩於蕭千岩，而與范石湖、楊誠齋善。時黃岩老亦號白石，亦學詩於千岩，時稱雙白石云。右見《鶴林玉露》。〈南渡四大家為蕭、楊、范、陸，而誠齋答堯章詩云「尤蕭范陸四詩翁」，則謂遂初也。〉

《玉露》言子瞻謫儋州，子由謫雷州，魯直謫宜州，皆章惇取其字之偏傍而謔之。當時有術士曰：「儋字從立人，子瞻其北歸乎？雷字雨在田上，承天之澤，子由其未艾乎？宜字有蓋棺之象，魯直其不返乎？」後皆驗。予考之殊不然。山谷以紹聖初謫涪州，徙戎州，徽宗即位，赦復官。建中靖國元年除知舒州，崇寧元年知太平州，二年以《承天寺記》為陳舉所訐，羈管宜州，竟卒於宜。先是東坡已以建中靖國元年卒常州矣，安得如羅云云乎？按此說本之《老學庵筆記》，乃謂二蘇公與劉莘老丞相，莘老時貶新州故也。

余邑先輩文獻無徵，每以為恨，故於群書中遇邑人逸事遺文，輒掌錄之。乙酉再至安德，觀《永平府志》，得邑方伯徐公準詩一首，《盧龍塞》云：「燕呼黑水作盧龍，塞北風沙泣斷蓬。漢將已隨羌笛老，秦人莫恨久從戎。」公即詩人夜字東癡之曾祖也，萬曆中嘗為永平太守。

朱性甫《鐵網珊瑚》載：鮮于伯機所藏有唐沈傳師墨跡一絕云：「積雪陰山欲度難，傳更深夜鐵衣寒。將軍破了單于陣，更把兵書子細看。」傳師，元和間名臣，有《嶽麓寺》長句最佳，此詩殊不類唐人風調。合肥龔大宗伯〈鼎孳〉往往酒酣賦詩，輒用杜韻，歌行亦然，予常舉以為問，公笑曰：「無他，祇是捆了好打耳！」

新安門人汪洪度，字於鼎，夙有詩名，嘗有《詠一品妃》詩云：「敢以三春草，蒙稱一品妃。植根緣湛露，發豔借恩輝。幸自生同蒂，羞將影獨違。未須勞遠寄，念此亦當歸。」自注：「當歸花曾入禁苑，賜此名。」余按藥花入詩最新，如人參、枳殼，皆見唐人詩，連翹見楊太宰《夢山》詩。余丙子使蜀，山路中見白芨花，因得「西風盡日濛濛雨，開遍空山白芨花」之句。若當歸，詩人止習用太史慈、芒伯約事，未詠其花，始見於鼎此詩耳。按崔豹《古今注》，當歸一名文無，《本草》云七八月開花，似蒔蘿，淺紫色。

余偶論唐、宋大家七言歌行，譬之宗門，李、杜如來禪，蘇、黃祖師禪也。

謝方山〈重輝〉別業杏花村之東，有古槐十餘株，傳是正德年間物，乃總督宜大楊順侍

郎故居也。楊即殺沈煉以媚嚴嵩者。予徘徊其下，顧謂方山曰：「此樹閱世古矣，惜非安石之甘棠！」

詞家綺麗、豪放二派，往往分左右袒。予謂第當分正變，不當分優劣。四十年前在廣陵與鄒訂士〈祗謨〉同定《倚聲集》，予評陳臥子詞云：「如香車金犢，流連陌阡，反令人思草頭一點之樂。」

宋人書問，自尊與卑曰不具，以卑上尊曰不備，朋友交馳曰不宣，見《東軒筆錄》。今人多不辨此，然三字之分別，殊亦不解。

孫仲謀欲築濡須塢，諸將曰：「上岸擊賊，跣足入船，何用塢為！」快語讀之，輒為浮一大白。

古樂府詩云：「百金買寶刀，懸著中梁柱，一日三摩娑，劇於十五女。」等是快語，語有令人骨騰肉飛者，此類是也。

余家自高曾祖父已來，各房正廳皆置兩素屏，一書心相三十六善，一書陽宅三十六祥，所以垂家訓示子孫也。按三十六善見宋吳處厚《青箱雜記》，三十六祥未詳所出。

又各房正廳一聯云：「紹祖宗一脈真傳克勤克儉，教子孫兩行正路惟讀惟耕。」

《青箱雜記》云：「前代有翰林學士，本朝咸平中始置翰林侍讀學士，以楊徽之為之；又置翰林侍講學士，以邢昺為之。」此讀、講學士之始，亦見《石林燕語》。

鴟尾之說，傳記紛紜不一。《對類總龜》謂龍生九子，一名嘲風，好險，在殿角；一名蚩吻，好吞，在殿脊。《博物志・逸篇》云：「螭　　形似獸，性好望，故立屋角上；　　形似龍，性好風雨，故用於屋脊。」二說已不同。《唐會要》云漢武柏梁殿災，越巫獻術，言海中有魚名虬，其尾似鴟，激浪則降雨，遂作其形置殿脊，以厭火災。又或謂漢柏梁台災，越巫上厭勝之法，乃大起建章宮，遂設鴟尾之象於殿脊。二說亦有不同。又龍九子，一名霸下，好負重，故為碑座；屭贔，好文，在碑文兩旁。亦出《總龜》。《博物志・逸篇》又云：「屭贔性好負重，故用載石碑，螭虎形似龍，性好文采，故立於碑文上。」二說名字亦不同。顧鄰初宗伯《說略》云霸下未詳，屭贔，《韻會》云龜也，一曰雌龜，《吳都賦》云「巨鼇屭贔」是也。《廣雅》云有角曰{虯龜}龍，無角曰

〈音螭〉龍。今世石碑上下四旁率刻螭虎，而載石作龜形，蓋似鼇而稍訛。霸下則竟不知何狀。即龍生九子，其名亦無一定之說也。

漢光武帝曰：「仁宦當作執金吾。」師古曰：「金吾，鳥名也。主辟不祥。」《逸篇》又以為九子之一，云：「金吾形似美人首魚，尾有兩翼，其性通靈不睡，故用以巡警。」則又似鰥魚之屬〈鰥魚見《孔叢子》〉。又應劭曰：「吾者禦也，掌執金革以禦非常。」《古今注》曰：「執金吾，棒也，以銅為之，金塗兩末，謂之金吾。」

余向疑宋攻作之局曰文思院，不詳命名之意。《青箱雜記》云：「《考工記》桌氏掌攻金，其量銘曰『時文思索』，故今世攻作之所號文思院。」江鄰幾云：「或說文思殿名，聚工巧於其側，因名之曰文思院使。」

玉茗花、海紅花，皆山茶也。古詩云：「淺為玉茗深都勝，大曰山茶小海紅。」都勝即寶珠山茶。

田綸霞〈雯〉少司徒為詩文好新異，康熙壬午謝病歸，浹歲臥扃。醫立方以進，輒嫌其俗，易他名始服之，如以枸杞為天精，人參為地精，木香為東華童子之類，其癖好新奇如此。

秦俗尚白，民間遇元旦賀壽吉慶事，輒麻巾素衣以往，余所經歷西安、鳳翔、漢中諸府皆然。聞西巡時，民庶迎駕，亦不改服。按六朝人主宴處，戴白紗帽，晉人好著白接，謝萬著白綸巾，南齊垣崇祖著白紗帽。《南史》：和帝時百姓皆著下窮白紗帽。《唐六典》：天子服有白紗帽。又唐制，新進士皆白袍，故有「袍似爛銀文似錦，相將白日上青天」之句。而肅宗與李泌同出，觀者謂「衣黃聖人」、「衣白山人」，則人臣在君前亦可衣白矣。《清波雜志》載，宋乾道中，內相王日嚴謂一堂環坐皆淺素，極可憎，乞仍存紫衫；又云，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。則六朝、唐、宋皆有之，不止西方尚白也。《酉陽雜俎》云：北朝時，徐州角城縣僧尼著白布法衣。

余家藏宋王晉卿《煙江疊嶂圖》長卷，後有米元章書東坡長句。康熙癸未三月萬壽節，九卿皆進古書書畫為壽，此卷蒙納入內府，傳旨云：「向來進御，凡畫概無收者，此卷畫後米字甚佳，故特納之，仍諭知。」

濟南有帝舜祠，在南門之內。癸未春方作醮事，火忽自殿上出，頃刻焚爇殆盡。逾數日，

諸當事有事於祠，方就殿址禮拜，階下舜井水忽溢高數尺，須臾泛濫，急覓輿馬而出，竟不終禮而罷，亦異災也。井水出祠北，流入明湖，至今尚然，不知是何祥也。泰山東嶽廟同時亦災。

上駐蹕杭州，山陰耆民王錫元同胞兄弟五人，見於行宮，長次係雙生，皆年八十，三年七十八，四年七十六，五年七十五，率子侄凡十七人，孫十八人。賜宴，賜緞錦各一匹，又賜御書扁額「一門人瑞」，皇太子賜聯「五枝錦樹榮今代，百秩仙籌萃一門」。見邸報。東坡《志林》載，合浦老人蘇佛兒，年八十二，有兄二人，長九十二，次者九十，亦庶幾矣。

四十四年春夏雨澤愆期，至五月望乃雨，二十一日雨自酉迄辰，遠近沾足，穀秫皆蘇，豆乃播種。六月初八、十一日皆大雨，縣東境有蝗自東北來，南去，不為災。廿四、廿五日復大雨。

《清波雜志》言：鄭暘叔靄集荊襄川蜀金石刻為《五路墨寶》，既錄碑之全文，附以己說，歐陽《集古》考究未備者，間有辯正，類為數巨冊，考證良備，悉上秘府。按宋人多留意金石文字，惟歐陽永叔、劉原父、呂進伯、趙明誠、董逌、黃長睿、薛紹彭於今獨著，鄭之名迄無知者，不獨其書之湮沒無傳也，惜哉！南宋人陳起有《寶刻叢編》，尤為該洽。嘗從朱竹〈彝尊〉見寫本，未暇鈔錄。

濟寧州學武生歐陽陸叩閽，自稱大禹之後，下其詞。巡撫議大禹姒姓，歐陽陸狂率，冒稱後裔，革去武生，依律充軍云。

明太宗攻濟南，鐵鉉出戰，倏見有群僧助戰甚力。跡之，入大佛山琵琶洞中，洞石壁上刻阿羅漢皆汗流浹體，命以鐵撾碎其首。像乃唐貞觀時製。

歷城穆吏部深，字桂陽，為閹寺所中，罷歸，鬱鬱成疾，額中有一小人騎驢，時時往來。醫不知其何疾，竟以是卒。

明德藩端王於白雲湖〈在章丘，亦名劉郎中泊〉得一馬，鹿形，每宴會，則列於筵前，負八寶盤。崇禎戊寅，馬無故自斃，未幾，濟南陷。

濟南藩司署後臨明湖西偏，即曾子固集中所謂西湖也。曾守郡日，嘗作名士軒。軒今入

署中，明時尚有古竹數竿，芍藥一叢，傳是宋故物。

環明湖有七橋，曰芙蓉、水西、湖西、北池、百花、濼源、石橋。曾子固詩：「從此七橋風與月，夢魂長到木蘭舟。」

元張文忠養浩故居，在今布政司街，有七聘堂，今改為祠。明尹恭簡旻宅，在歷城縣治東尹家巷。邊尚書貢宅，在王府前〈今巡撫衙署〉，有萬卷樓。王祭酒雲芝〈名同先尚書公諱〉、李按察攀龍宅，皆在西門外柴市。許長史邦才宅，在布政司街。

漢終軍故里在府城南九十里。尹太宰旻尹家亭子在湖上。邊尚書貢別業在張馬泊。劉吏部天民別業在城南六十里吊枝庵。許長史邦才別業在北水門外。殷文莊士儁通樂園在趵突泉西。趙尚書世卿別業在府城東祝店。李按察攀龍白雪樓初在韓倉店，所謂「西揖華不注，東揖鮑山」者，後改作於百花洲，在王府後碧霞宮西，許長史詩所謂「湖上樓」也。今趵突泉東有白雪樓，乃後人所建，以寓仰止之意，非舊跡也。

娥皇女英祠在趵突泉，今廢。曾子固詩：「層城齊魯衣冠會，況有娥英詫世人。」《水經注》：濼源亦謂娥英水，以泉上有舜妃娥英廟故也。俗人但知呂仙祠矣。

宋李易安名清照，濟南李格非文叔之女，詞中大家。其母王狀元拱辰女，亦工文章。

辛幼安棄疾亦歷城人，亦詞中大家，少與黨懷英同學，南渡為名臣。黨入金，官翰林學士承旨，尤工篆書。

德州謝生，方山郎中之兄也。嘗於城北水次掘得一甕，色黝而光可以鑒。舁置於家，忽於黝光中見人影，細審之，具仙佛美人衣冠甲士種種諸相，須臾變滅，旬日後乃無所睹。

德州四牌坊西，居人掘地得古塚，中一石枕，上鎸詩云：「百寶裝腰帶，金絲絡臂韝。笑時花近眼，舞罷錦纏頭。」

《閑中今古錄》論李易安晚節改適，云「翁則清獻，為時名臣」，又引瞿佑《詩話》「清獻名家厄運乖，羞將晚景對非才」，云云。以挺之為扑，謬矣。蓋以閱道諡清獻，而挺之諡清憲，故致此舛訛耳。

謝肇淛《西吳支乘》云：元時吳興三絕：趙松雪書，錢舜舉畫，馮應科筆。

尹旻墓在八里山，王雲芝墓在龍窩山南，邊貢墓在萊莊，劉天民墓在五里溝，李攀龍墓在柳溝，許邦才墓在火閘。

天心水面亭南有薛文清、王文成二公祠，東有許忠節公〈逵〉祠。正統間，文清以吏部尚書郭璡薦，督學山東。文成以弘治用子典山東試，得堂邑穆文簡〈孔暉〉為解元。忠節初令樂陵，當劉六之亂，破賊全城；後與孫忠烈公〈燧〉同死宸濠之變。祠中有庶子何洛文碑，又一碑刻大復先生何景明《樂陵令行》一篇。洛文即大復之孫也。

濟南郡城東七十里龍山鎮，即《水經注》巨合城也。漢耿弇討費敢，進兵先脅巨里，即此。東坡《陽關詞》：「濟南春好雪初晴，行到龍山馬足輕。」舊注引孟嘉落帽事，固大謬，施注竟略之。以此知注書之難，而陸務觀、任淵皆不敢注蘇，有以也。

王文正不知藥欄之壞，而時服其德量；陳彭年不知僦宅有石榴樹，而人譏其躁進，其人品異也。

宋太宗問杜鎬「官家」之義，鎬以三皇宮天下、五帝家天下為對，太宗善之。蔡邕《獨斷》曰：「親近侍從稱曰大家，百官小吏稱曰天家。」「天子無外，以天下為家，故稱天家也。」《漢書》東平王宇曰：「今縣官年少。」張晏曰：「不敢指斥成帝，謂之縣官。」然不明著其義，當亦稱陛下，乘輿之義也。邕又曰： 「陛下者，天子必有近臣，執兵陳於陛側，以戒不虞。謂之陛下者，群臣與天子言，不敢指斥，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，由卑達尊之意也。」「乘輿出於律，律云敢盜乘輿服御物，謂天子所服食者也。天子至尊，不敢渫瀆言之，故托之乘輿。乘猶載也，輿猶車也。或謂之車駕。」又曰：「天子自謂曰行在所，猶言行所至也。」

澶淵之盟既成，王欽若進孤注之說，而萊公見疏。太祖朝盧多遜請移都鎮州，經略攻取，俟復幽薊，則還蹕於汴，此真孤注耳。

本朝遇內朝行慶賀禮，則上率東宮拜於兩宮之門內，諸王公、貝勒、貝子等從拜於門外，閣臣亦與焉，六部尚書、都察院、左都御史已下則拜於午門，最為得體。宋天聖中，明肅太后垂簾，詔皇帝率群臣上皇太后壽。范文正仲淹方為秘閣校理，上疏請皇帝率親王皇族於內中上壽，詔宰臣率百僚於前殿上兩宮壽，即今制也。事詳《儒林公議》。

無錫馬翀字雲翎，文肅公世奇之孫，起自孤露，中康熙壬子江南鄉試。詩有奇氣，時時仿李長吉，而未竟其才。遊京師，所皈心者獨余與昆山葉文敏訒庵〈方藹〉，他無所詣也。歸未幾而病，依靈岩毅禪師於柏城庵，得領悟。一夕，索筆書偈曰：「刀斫虛空，於吾何有？十里桃花，千溪楊柳。」泊然而化，年才三十。

惡詩相傳，流為里諺，此真風雅之厄也。如「世亂奴欺主，時衰鬼弄人」，唐杜荀鶴詩也。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來明日當」，羅隱〈按：此「隱」字據《清代筆記叢刊》本補〉詩也。「但知行好事，莫要問前程」，五代馮道詩也。「閉門不管庭前月，分付梅花自主張」，南宋陳隨隱自述其先人藏一警句，為真西山、劉漫塘所賞擊者也。

宋太祖自陳橋擁兵回，長入，祗候班喬、陸二卒長率眾拒於南門，乃入自北，解衣折箭，誓不殺。咸義不臣宋，自縊。太祖親至直舍，歎曰：「忠義孩兒！」賜廟曰忠義，易班曰孩兒。終宋之世，孩兒班帽後垂粉青頭{髟巾}，為周世宗持服，直舍正門以黃羅護之，傍穿小門出入，用以旌忠。南渡景定間，又命撰二候加封碑文。惜二候之名無考，碑文見《隨隱漫錄》。據此，則宋歷朝之褒忠可謂至矣。《五代史》乃不為韓通立傳，何所忌諱耶？王子融作《唐餘錄》，載韓通於《忠義傳》，且冠以宋初褒贈之典，有見哉！

薛尚功《鍾鼎款識》第二卷有濟南鼎二，其文如《五嶽真形圖》。薛云是向潘傳本，又云二銘字畫奇怪，未容詮釋，以鼎出濟南，姑以名之。此吾郡典故也。然二鼎今不知所在，或已入宣和內府矣。

《楓窗小牘》言宋婦人封號，自夫人以下凡八等，如侍郎以上封碩人，太中大夫以上封令人，通直郎以上封孺人。今皆無之，碩人、孺人率為婦人之通稱矣。

《楓窗小牘》記東坡一帖，錄足疾方，用蕨靈仙、牛膝二味為末，蜜丸，空心服，神效。

宋有杜善甫者，濟南名士，善為詩。時有掌兵官遠戍，其妻宴客，竟夕笙歌。善甫賦詩云：「高燒銀燭照雲鬟，沸耳笙歌徹夜闌。不念征西人萬里，玉關霜重鐵衣寒。」聞者韙之。詩見《山房隨筆》。

《癸辛雜識》言劉義仲摘歐陽《五代史》之訛誤，為《糾謬》一書以示坡公，云云；又言《揮麈錄》云，蜀人吳縝初第，請於文忠，願預官屬，不許，因作《糾謬》，疑其別

是一書。不知吳縝所著《糾繆》乃《新唐書》也，予家有舊刻本，當是公謹未睹此，故疑為一書耳。

《東坡志林》云：「唐末五代，文章衰盡，詩有貫休、齊己，書有亞棲，村俗之氣大略相似。」此論固然，然齊己《白蓮集》至今尚傳，余嘗見海虞馮氏寫本，有荊南孫光憲序，篇帙完好，略無闕佚。文章流傳，信有命乎！

吾家西第石帆亭玉版書屋，多大竹，常有小鳥翠色，飛鳴其間，大僅逾婦人釵梁物，或結巢堅致如罘罳，似即嶺南之翡翠也。柳文暢有《詠白蘋洲翡翠》詩，則不惟粵中有之矣。李衛公有《桐花鳳賦》，亦類此。《歸田錄》載宜春庫有翡翠盞一隻，形似碧玉，乃所謂翡翠屑金者，非此鳥之羽也。

《越絕》言舜父頑母嚚，兄狂弟傲，《屍子》言舜事親養兄為天下法，是舜又有兄也。《尸子》又云其遊得六人，曰雄陶、方回、續伯、牙陽、東不識、秦不空，皆賢者也；或益以靈甫為七人。然則舜既徵庸，而七人者何以皆不見舉？諸子之言，誕妄不經如此。《呂覽》、《淮南》、《新序》、《說苑》之類，類此者多有，君子存而不論可矣。

東坡謂《史記》舜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，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，云云，屈原云「鯀悻直以亡身」，則鯀乃剛而犯上者耳；若四族皆小人，安能變四裔之俗哉？蓋四族之誅皆非誅死，但遷之遠方，為要荒之君長爾。此論與《竹書紀年》黜崇伯鯀合，而《史記》乃附會以渾敦、窮奇、檮杌、饕餮惡獸之名，杜預又以檮杌為鯀。若然，則所謂不可教訓、不知話言，不惟方命圮族而已，四嶽何為而舉？而堯何為姑試之耶？皆不可通。《韓非子》又謂堯欲傳天下於舜，鯀與共工諫，堯不聽，舉兵而誅鯀於羽山，誅共工於幽州。《呂氏春秋》則謂堯以天下讓舜，鯀為諸侯，怒欲為亂，比獸之角能以為城，舉其尾能以為旌，舜於是殛之羽山。審若是，則堯、舜揖讓，而先以征誅，而舜乃以私憾殺鯀，何以服天下？由是黃熊、玄魚、黃龍諸妄說，紛紛而起，禹何其不幸哉！《楚詞注》，堯長放鯀於羽山，絕在不毛之地，三年不舍其罪，與東坡之說相近，差可信。

南城陳伯璣允衡善論詩，昔在廣陵評予詩，譬之昔人云「偶然欲書」，此語最得詩文三昧。今人連篇累牘，牽率應酬，皆非偶然欲書者也。坡翁稱錢唐程奕筆云：「使人作字，不知有筆。」此語亦有妙理。

郭文答溫忠武曰：「人無害獸心，則獸亦不害人。」予佩此語終身，故在世塗，宮中外

者四十五年，而與世澹忘如海鷗鳥，晚歲乃為風馬牛不相及之事，為宵人媒蠍中傷，似郭文之言有時而不驗。然適遂其魚鳥之性，雖不敢矯情德之，亦未嘗以為怨也。《觀音經》云：「咒詛諸毒藥，所欲害身者，念彼觀音力，還著於本人。」坡翁改之，實獲我心耳。

趙德麟《侯鯖錄》以《醉鄉日月》為皇甫松持正撰，誤也。持正乃皇甫湜字；松，湜之子也。

余初撰五言詩七言詩成，京師同人鈔寫，隻有七部，即蔣京少景祁所刻陽羨本也。曲阜顏吏部修來〈光敏〉手鈔杜、蘇、黃、陸四家歌行，而以余詩次其後，日雒誦之。

古藥方一兩，乃今之三兩也，隋合三兩為一兩。右見《江鄰幾雜志》及《侯鯖錄》，今醫家或未知此。

蜀道有郎當驛，即明皇雨中聞鈴聲處。予丙子歲過之，題詩驛壁云：「金雞賜帳事披猖，河朔從茲不屬唐。卻使青強行萬里，三郎當日太郎當。」三郎郎當，黃幡綽對明皇語也。

蜀道有花名龍爪花，色殷紅，秋日開林薄間，甚豔；又有蟲，其聲清越，如擊磬然。予壬子初入蜀，曾有絕句云：「稻熟田家雨又風，枝枝龍爪出林紅。數聲清磬不知處，山子晚啼黃葉中。」《遊宦紀聞》載永福古讖云：「龍爪花紅，狀元西東。」後石壁松上生龍爪瑞花，其年蕭國梁魁天下，次舉黃定臚傳復第一，距花生處東西各三十五里，想即此花。然山中樵蘇習見，不知其為可貴也。

《遊宦紀聞》記程沙隨治腎虛腰痛方，杜仲酒浸透炙乾搗羅為末，無灰酒調下。又記治食生冷心脾痛方，用陳茱萸五六十粒，水一大盞煎，取汁去滓，入平胃散三錢，再煎熱服。又沙隨嘗患淋，日食白東瓜三大甌而愈。

干支即幹枝省文，張世南云。

余昔閱高麗史，愛其臣金富軾之文，又兄弟一名軾，一名轍，疑其當宣和時，去元祐未遠，何以已竊取眉山二公之名。讀《遊宦紀聞》云，徐兢以宣和六年使高麗，密訪其兄弟命名之意，蓋有所慕，「文章動蠻貊」，語不虛云。觀此，則知余前疑不誤。而是時中國方禁錮蘇、黃文章字畫，豈不為島夷所笑哉！

雪峰百里間多歲竹，筍味甚美，寺眾自三月至六月猶饜飫，是義存禪師手植。余考戴凱之《竹紀》，六七十種，而無歲竹。先方伯贈尚書府君譜竹尤多，亦不之及。近杭僧歲堂有詩名，其自號殆取諸雪峰云。歲音豁，字書云空大也。

五代楊少師凝式，旦將出遊，面請所之，楊曰：「宜東遊廣愛寺。」面曰：「不若西遊石壁寺。」凝式舉鞭曰：「姑遊廣愛。」面又請遊石壁，凝式曰：「姑遊石壁。」此與明陳太常音也罷相似，雖似可笑，實有雲行水流之意，可以心空及第。

歐陽文忠詩：「雒陽相君忠孝家，可憐亦進姚黃花。」考《澠水燕談》，雒陽進花始於李文定迪，非始思公。

宋王辟之聖塗云：「皇祐中，范文正公守青州，興龍僧舍西南洋溪中有甘泉湧出，公構亭泉上，刻石記之。幽人逋客，往往賦詩鳴琴烹茶其上，日光玲瓏，珍禽上下，真物外之遊。歐陽永叔、劉貢父皆有詩刻石。青人目之曰范公泉。」按范公泉非一，今益都西南百八十里顏神鎮城東秋谷有范公祠，泉清泠，出祠中，東北流，合城西之籠水，亦名顏娘泉。北流歷淄川、長山、新城，為孝水，鄒平長白山東峰上之書堂，西峰下之醴泉寺，皆有范公泉。蓋文正幼隨其母，流寓長山，讀書長白山中，又往來秋谷，故范泉有三，皆其孤貧流寓時讀書之跡，而青州之范泉，則既貴後宦遊之跡也。世或不知，故詳著之。

海寧陸處士冰修〈嘉淑〉昔在京師，與施愚山〈閏章〉、梅耦長〈庚〉每夕必過予邸，不冠不襪，縱談至夜分始別去。陸有絕句紀事云：「科跣到門衣，不船船襟紉。」蓋方言也。若杜子美「天子呼來不上船」，自紀實事，《冷齋夜話》以為用方言，則鑿矣。

武林陸圻，字麗京，晚號講山，隱居賣藥。後遊嶺南，禮天然禪師，法名今龍。又常遊溫、台諸山中，無定所，或云有見之武當者，終不詳其蹤跡也。或以問洪升昉思，答以口號曰：「君問西泠陸講山，飄然瓶缽竟忘還。乘雲或作孤飛鶴，來往天台雁宕間。」升，予門人，以詩有名京師。遭家難，流寓困窮，備極坎廩，歸杭，年餘五十矣。甲申，自苕霅歸，落水死。其詩大半經予點定，不知其子能收拾否？蒲州吳雯天章，詩尤超逸，予嘗目為仙才，亦以甲申病歿於家，皆士之才而不遇者，而天終厄之如此，惜哉！

予童子時，常夢人屬對，出句云：「君子有酒旨且多。」予應聲曰：「詩人之賦麗以則。

」覺而不知所謂，後亦卒無驗云。